

228214612
182
22



已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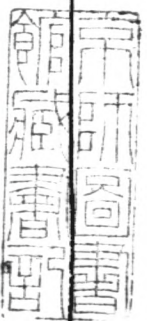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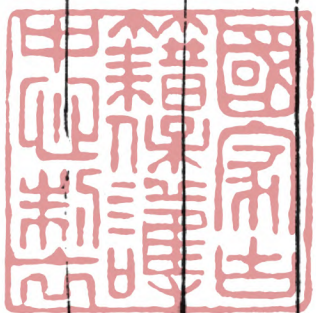
四目錄

辨

江南星野辨

太湖受水辨

五湖辨



一郡當古揚州之稱又以一星分屬錯出揚州之一邑其間言辰次者統而不分言星次者該而不晰言躔度者錯而無準竊怪乎其言人人殊也今先敘其統舉揚州者言之周禮保章氏註斗牛女揚州吳澄曰星紀揚州之星土星紀者辰次在丑其星斗牛女也史記牽女婺女揚州而斗稱江湖是說稍異也正義云南斗牽牛爲揚州漢志牽牛婺女揚州斗南三度後漢書玉衡者斗九星也第六星主揚州蔡邕云揚州起斗六度晉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野

屬揚州元志星紀之次揚州之分凡此皆統舉夫古之揚州而言其次者也其統言夫吳越者爾雅及史記正義云南斗牽牛吳越分野後漢郡國志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爲星紀之次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晉志斗牽牛須女爲吳越揚州蔡邕分星次起斗六度至須女二度爲星紀爲吳越分星費直謂斗十度至須女五度爲星紀皇甫謐謂星紀自斗十一度至女七度爲吳越分隋志與謐言合京房張衡則云吳越會稽揚州入牛一度魏陳卓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

紀吳越分野屬揚州宋天文志天市東南第六星曰吳越又云吳越當斗須女之分元志自斗四度入吳越分星紀之次凡此者言度數不同而言星紀言斗牛女則同然皆統舉夫吳越而終歸於揚州以言之者也其專指吳而言者爾雅星紀斗牽牛吳分野漢志吳地斗分野淮南天文志須女爲吳石氏星經云星斗七其杓上衡下爲權主吳分野劉向云吳地斗分野越地牛女分野唐志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間爲吳分凡此則皆專指吳而言或言斗爲吳或言須女爲吳劉向則別指牛

女爲越分而不混吳於越者也然則言揚州言吳越言吳俱槩舉之而未嘗晰其界攷之史志間有言某地某郡而可以古準今者如漢書志吳地斗分野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吳地準諸今除會稽之半及九江豫章非江南地餘皆今日江南也後漢天文志註引星經云玉衡第六星主揚州嘗以五已日候之辛巳主丹陽晉志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陳卓竝言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廬江入斗六度丹陽入斗十六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

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亦皆今江南地也唐志揚楚滁和廬壽舒為星紀分則於今江南境未全也唐一行次分野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丑初起斗九度終女四度自廬江九江盡淮南廣陵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郡自會稽以至百粵皆星紀分南斗皆在雲漢之流淮海之間為吳分是言星紀所該者廣而斗專主於吳也宋史淮西路徐揚之域而揚為多當南斗須女之分又云南斗六星南星魁星也石申云魁一主吳二會稽三丹陽四豫章五廬江六九江凡此皆言星紀之分於揚於吳越

於吳而各指當時列郡以表之及於今之兩浙江西界者也今考江南各志為府十四為州四其西南則不盡古揚州與古吳越於北則錯出揚州而入古徐豫之境其在星紀斗牛女之分為古揚州地者為府十有二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為州三滁和廣德其跨古徐豫揚之境而錯分斗牛女房心奎婁之星兼居星紀大火降婁之次者為府二淮安鳳陽其間屬斗者為府之州一曰鳳陽之壽州為縣九曰淮安之山陽清河安東鳳陽之鳳陽臨淮定遠

霍丘盱眙天長屬女者為府之州一淮安之海州為縣二淮安之沐陽贛榆屬牛女之間者為縣一淮安之鹽城屬房心者為州一徐州為府之州二鳳陽之潁州亳州為縣四淮安之桃源睢寧鳳陽之潁上太和屬奎婁者為府之州三淮安之邳州鳳陽之泗州宿州為縣六曰淮安之宿遷鳳陽之懷遠五河虹縣蒙城靈璧大約淮鳳兩府各州縣分屬之星野歷代史志竝無畫疆可據之文後代各因其地之界而為之分次其界於吳者即屬以吳之星其北界於豫之宋徐之魯者即屬以宋與

魯之星蓋奎婁為魯分野房心為宋分野其分疆之錯出即其分星之錯出也至於府十二之屬星紀者大槩屬斗度者多然歷代天官家論度者頗參錯不同若曰必以某度屬某府無論古來論度之起與至之數各家紛紛無定即定矣又安能以府州縣之境尺寸而畫之與垂象者脗合不爽毫釐乎故唐一行有兩戒山河之論其法用春秋十二國以定分野而不必係之方隅諸家頗推其說元郭守敬於天文律歷之學極精詳於分野獨畧而不言但推太陽黃道十二次入宮宿度係之十

二國分亦一行之說也守敬極推隋唐之言天者且云後有作者無以尚之然則星野之分雖智若守敬亦不能舍是而立說然一行之論又似泛濫而不可稽惟明劉文成基清類天文於郡邑分度爲極詳亦不知何所本而一一不爽若是歟

太湖受水辨

莫旦吳江志引郡志曰太湖三萬六千頃西北有荆溪宣歙蕪湖溧陽溧水數郡縣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之水俱聚瀦於湖而由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以入海沈啓曰太湖之源由天目分而爲二一入固城湖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一從獨山至荻浦納宣歙臨安之水合茗雪梅溪俱入太湖唐宋以來吳中多水患由不爲之分殺也自築五堰以節金陵宣歙之水盡由分水銀林二堰趨蕪湖以入大江是殺太湖

承受之半矣王文恪鑿曰吳郡西南有巨浸東南諸水所歸其大者有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天目宣歙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竊謂以上三家之說互有異同同未必盡是異亦有各非也一則莫氏云西北有荆溪宣歙等水卽沈氏云天目之源一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也莫氏於西北之水言宣歙而沈氏不言也莫氏之言宣是也言歙非也

沈氏不言歙是也并不言宣非也此言北流之異同各有是非也莫氏云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杭州湖州之水卽沈氏云一從獨山合宣歙臨安之水也莫氏於西南之水言杭湖不言宣歙是也言分水富陽是而非也沈氏於西南之水言宣非也言歙益非也此言南流之異同莫近是而沈全非也何也蓋吳中西北之水其自寧國者與大江稍遠與溧陽諸邑稍近故宣之水與建康諸水異派而會於高淳溧水之間併東南下自五堰築而此水俱從蕪湖以入大江矣自是而宣郡建康之水

不入太湖至若歙之水從未有會建康而東下者固與五堰無涉也故曰莫氏於北流言歙非也沈氏於北流言金陵而不言宣亦非也又吳中西南之水源自天目而分出於杭湖常三州太湖所納者得湖之全杭之半常僅一支而已若杭之分水僻遠富陽瀕錢江縣境大半在江東頗與吳地無涉莫氏何得類舉之沈氏既於西北云築五堰以節金陵宣歙之水於西南則又云納宣歙臨安之水一宣歙也倏與金陵竝提忽與臨安竝貫相去何啻千餘里竟若同條共派者何也果若是當云

宣之水源發於某處歙之水源發於某處一支從某歷某一支從某合某或從上游以南行或從萬山以東注而同會於太湖可也豈得漫無剖晰而臆斷乎故曰莫氏於南流置宣歙是也言分水富陽是而非也沈氏於南流盛言宣歙以下合茗雲更非也而王氏之說庶為近之其言東南之水歸於太湖最大者有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而下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此則截然於五堰之說也一自天目宣歙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等州縣以入湖其竝言宣歙非

矣然止云宣歙諸山則與專言宣歙者稍異蓋天目與宣歙諸山連峰屬嶺山脉千里不斷其諸山東面之水與湖州鄰者則由安吉等州縣以入湖其諸山東南面之水與杭州鄰者半由臨安餘杭以入湖半由桐廬富陽等縣以入錢江矣錢江之源溯流至歙之屯溪而上千有餘里歙之水安有近舍肘腋之錢江越萬山激行千餘里以入太湖者乎昔宋人郊僑言太湖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一水自杭睦宣歙諸山源合天目等山衆流而下其言諸山源蓋言山之所自始耳若

以爲卽受其全郡之水僑言睦州睦三面枕錢江亦將謂太湖受睦州之水平故謂歙水斷不入太湖者此也且今錢江受全歙并浙金衢嚴之水每至春夏雨潦驟發水或高出瀕江城郭上者風帆在睥睨間過若令太湖全受宣歙并蘇松常鎮杭州之水僅以吳淞江一線爲宣洩吳淞之廣不及錢江之什一當水潦橫溢時三吳城郭豈特不沉三版已哉由此言之宣水且必待塞於五堰而歙水可使入湖者哉其不然必矣而世不察徒侈其辭概云太湖納建康宣歙諸郡之水何言之無據

歟

明歸太僕有光論吳中水利言太湖自湖州諸
 溪從天目西北宣州諸山溪所奔注而從吳江
 經華亭青龍江入海按歸氏論太湖之水僅言
 受宣州而不言歟此則可為據者也且言諸山
 溪之水而不言宣州之水則并略言宣矣攷湖
 州自四安鎮陸行從廣德州至寧國二百餘里
 其間為輪蹄孔道竝無帶水可涉則所云宣州
 諸山溪之水此亦概言宣州東南境之山實與
 浙之天目相連而分界其山之面浙者水入浙

山之面宣者水自歸宣而入大江又可知也余
 故為明辨之以曉世之耳食者

五湖辨

太湖名震澤名具區見於禹貢及山經其曰五湖以范蠡乘舟太史公登姑蘇臺望五湖爲證後之人考究所以名五湖之義諸說紛然張勃吳錄云湖周五百里故名虞仲翻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鄔城雲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滬湖東連嘉興韭溪凡五道故名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名近時論者則於湖中分疆而異其名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岸周一

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以上諸說所以晰五之義者不一似俱未有當也夫五湖爲太湖是矣竊以爲今之太湖非古太湖之全也蓋僅得古太湖之二三耳何言之從古東南稱澤國其地窪下如今蘇州之長洲吳江崑山松江之華亭青浦嘉興之秀水嘉善湖州之鄆城周遭計之何止千餘里太湖在其中此數縣封疆皆與湖接趾鄰近境內又各有湖蕩大小不等而所爲田者其贏蝕恆與水相半悉圍田也田以圩名合數縣不下數十萬計圩或四面湖蕩或皆通

港春夏水至全憑圩之圍岸圩之遇潦則水高於田身一二三四尺不等使無圍岸則無所爲田也湖而已矣亦猶楚之洞庭湖春夏水漲則湖廣秋冬水涸則湖隘也由此言之數邑之土田在古時不過隨波上下之浮漲其後漸以人工修而田者也且荆蠻句吳之時卽知稼穡力田豈能創增築修治之功則所在成湖寧僅五而已耶必求其五之義始於何時攷於何據指於何地其說非陋則鑿矣今三吳之農歲取湖底之泥以糞其田歷千百年田宜益高而低窪如故何也則以下田受外

水之衝擊上田為驟雨所崩洩厥土塗泥易於搖蕩是以歲益之而損如故也不然泰山之雷可以穿石積漸使然何獨於田而不增高哉故三吳之田一日無人功朝釋耒而夕為巨浸可必也然則昔日之五湖非即今日黍稷與與之土田歟而必於此求五之說其亦不知世變者耶

巳畦集卷之五目錄

記

帶存堂記

松風書屋記

樂志堂記

廉讓堂記

秀野堂記

棟亭記

則學草生記

聽松堂姓字記

松鶴堂記

紅泉書屋記

已畦集卷之五

帶存堂記

吳江葉變 星期

余三十年前館於石門鍾氏之居得交曹君叔則
 是時曹君年方壯才氣過人乃慨然於身世之故
 一旦盡斂其用世有為之具歸之澹泊窅冥窮日
 夜力發憤讀書學道蒐羅遺失參攷見聞蓋將用
 是以老矣余每造其廬而有質焉一日曹君指其
 齋偏隙地謂余曰我將於是構堂名之曰帶存取
 孟子不下帶而道存之義夫君子用世則道出而

彌六合不用則以彌六合之道存一身若存乎帶則約之又約以言乎堂則遠矣然道存乎帶而存帶之身實寄斯堂卽以堂爲六合之彌不亦可乎雖然余之爲此堂也未易言矣今者築堂之地具於是堂之主人與主人之道俱具於是而有所不具者材之難庀工之難鳩貧士之志不能與其力爭蓋堂之得於天者無不全而堂之待於人者無一有則以道存之帶堂存之志而已矣余聞其言而志之別去且三十年辛酉冬復過石門訪曹君於其故居見其環堵益蕭然復與縱談古今天下

事曹君髮蒼然白而議論風采猶不少衰蓋曹君之存於道者淡別久而不渝其素也已見其齋旁隙地如故又見有斲者挺者冶者之材積其中余謂之曰此帶存堂之材耶何以至今猶未落成也曹君曰積三十年庀其材而鳩工之難力不可強也余因喟然曰天下事苟不以道而以人力爭之則凡萬鍾宮室妻妾何一不可如其意之所欲得苟以其道而聽之於天則一堂之成其艱如此以三十年庀材使又以三十年鳩工藉使堂成不知余與曹君尚能燕息晤對於斯堂否乎今日未有

堂而實有道道存而堂因之以存則此堂常存於
 太虛之間而曹君之道固千百世存焉矣夫豈成
 毀興廢之所得而囿者歟康熙壬戌春王二月橫
 山葉燮記

松風書屋記

天地之所施無一不與萬物為適然日月之照雨
 露之滋皆有形有色而適物以安惟風則無形無
 色而適物以拂更日月雨露適物而畱風則適物
 而去而不畱又日月雨露其被物也有時風之被
 物也無時然則天地之所施於風有獨異也有人
 焉欲矯其拂而為安不聽其去而為畱因其無時
 而欲使之無間以逢逢然起於南海北海之風而
 欲有所以繫之且欲收而繫之於一屋於一屋間
 而繫之於一草一木夫舉一草一木而欲以繫南

海北海之風亦天下之至不倫矣然一草一木而時值夫風焉風之全體未始不於此見風之能事亦未始不於此出於是即一草一木得風之適而無拂得風之不畱而自不見其去而終始與之爲無間焉斯人也斯志也殆有超於物之表者乎我友徐子電發以績學高文爲官翰林一旦弃其官而歸築室於堂之左名之曰松風書屋屋之中有圖書有彝鼎有古人遺蹟有友人倡和篇章電發俱不取以繫之屋而獨取義於屋之庭之物庭方廣不盈丈中有一松高不盈尋之半彼喬松千尺

此曾不得其百一電發取而繫之以萬里之風固已夸矣且并松與風爲一一屋踞而有之不更夸乎而予則深歎其能觀物於博而見道於約也夫天地至遠大何所不備於一屋造物之所生所施無窮盡何所不具於一松與一松之風觀書屋一庭之松風知造物之無涯而天地之能事亦無不於此曠焉而遇之也直可與之爲無間也已若區區比之陶潛之五柳弘景之白雲以託於高曠遺世者之所爲此錮於俗儒之見聞也歟

樂志堂記

康熙歲丙辰寶應喬石林先生以中書舍人病假居里作堂於所居宅之後樹梧竹壘山石名之曰樂志若有所得於此而托焉者而人或疑之謂先生少年登朝固將大有爲於時豈忽然於吾君與吾民者乃慕昔人仲長統之所爲而以樂志名其堂所樂非所志也先生尋歸朝轉官翰林十餘年不歸是堂人咸曰甚矣與堂之命名相左而遂虛此堂也頃之先生以言事罷歸居是堂益理花石羅琴書更若有所甚得人乃曰今而後乃可稱樂

志不媿於仲長子矣橫山葉燮聞其言而笑之曰
何若人但知有仲長統之志而不知所爲志不知
所爲志安知所爲樂乎夫統蓋儒之托於老而陋
者也彼所爲志在田宅奉養遊戲釣弋以附於高
曠者之所爲不慕帝王而自處乎隱逸斯志也自
君子觀之固已無足樂矣夫志之所該者大孟子
謂尚志而大人之事備大人之事兼行藏合出處
者也當君子之藏而處也身在草野志未嘗一飯
而或忘乎吾君與吾民及出而行乎魏闕巖廊之
上則又憂盛危明常懷難進易退之節志無一日

與山林木石相契故遇不可知而志無不可知志
有時屈伸而屈伸在我無不可樂也先生始病假
而處繼出官翰林旣又罷歸而處其出處三易而
堂不易堂不易而志與樂豈有易乎豈田宅奉養
遊戲釣弋之云爾乎彼統者本無所爲志徒以其
區區驕其鄉里又焉能知樂吾故曰儒之托於老
而陋者也康熙庚午秋七月橫山葉燮記

廉讓堂記

海鹽曹子希文築室於居之東偏命其堂曰廉讓
為絃歌誦讀之所時偕四方之賢大夫士問學相
切劇詠歌相倡和希文亦既有以感人之深四方
賢大夫士踵至無虛日飲食寢處於是堂於是交
游日以廣德業日以盛蓋予嘗登其堂而歎希文
之不媿乎古之君子也希文謂予曰幸有以記之
予以謂世道人心風俗之弊其根柢之所伏與由
蘖之所萌莫不中於利之一念而肆其毒於貪充
其至大則盜國盜位不極其欲不止細則於簞食

豆羹亦隨時隨處發見大凡臣之欺其君交之賣其友苟利之所在無不爲之鄙夫之無所不至正爲此也故詩之刺榮夸公曰貪人敗類貪在一人類徧天下言所敗之廣不盡其類不止也故凡非其所有而取之皆貪也而取必出乎爭大者爭城爭地小者攘臂於刀錐之末皆爭也故詩人即以秉心無競美君子夫心旣無競何爭之有吾夫子曰君子無爭惟不貪故無競無競故不爭斯之謂君子反是則人心風俗之日趨而下至於敗類言非我同類小人之爲禍至此極矣希文有感乎此

以爲拯舉世同類之大病須以對病之藥正之正貪之病則惟廉正爭之病則惟讓遂合廉讓二義名其堂蓋惟廉故能讓惟讓故能廉世未有廉而不讓者未有讓而不廉者希文日與其同類朝斯夕斯自勉以勉人者誠吾黨砥世礪俗之急先務也然則貪必敗其類與廉與讓必成其類於以事君事親友恭交道無不充所類而盡之矣

秀野堂記

昔夫子有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之言以致歎乎凡物之不易有成也蓋天地間植物之美莫過於苗而苗之始見其美者則曰秀以言乎在人具生質之美而發而爲秀由是而推致之凡聖賢豪傑道德文章無不於是展其用而有成則實之謂也夫子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禮樂者以在中之秀措諸天下見諸事物之用者也天下之秀而文者莫過於禮樂而夫子述時人稱先進爲野人而自定其所從何哉吾嘗論之

夫子是言雖因時所稱有感之論然物之以秀見者嘗患其浮而不樸華而不真失樸與真是漓其質而無物矣惟樸則愿惟真則誠先進之禮樂為愿為誠能遂其初而復其古雖文質兼重而坊時之用不妨以質勝而稱為野人夫使有在中之秀而不出於先進之禮樂將驚其聰明飾其觀聽入於輕夸浮誕之習且將失其為秀又安望其秀而為實哉顧子俠君為名家子與其兄迂客俱以少年文筆妙天下人無不知有吳門顧氏昆弟者俠君於所居築堂名之曰秀野誦讀絃歌其中與友

匆飲酒賦詩以切劇其所學登其堂而穆如藹如也夫俠君生質之秀亦既如圭如璧如金如玉矣然俠君以為所不足者固不在此也以其家聲發為文章而騰為名譽俠君固若有所欲然惟恐有餘於春華而不足於秋實則人沾沾焉以秀自得者俠君恐恐焉以秀自懼乃慨然有慕乎先進之典型是之謂質有其文而文返乎質於是聖賢豪傑道德文章皆本從先之一念始之則秀而能進乎野也即夫子之言秀而實也斯道也尤為今日救時砥俗之第一義而俠君之志遠矣而陋者不

察謂其有取乎昔人花竹秀而野詩句之意是徒得乎此堂一時景物之象而不能得其高遠之所寄淺之乎見俠君者也

棟亭記

故大司空曹公於康熙 年奉

天子命董治上方會服之事開府於江南之江寧惟昔虞廷職為汝明之官以佐

天子垂裳黼黻之治位近而清尊而暇公在事歷二十餘年其初至也手植一棟樹於庭久之樹大可蔭爰作亭於其下因名之曰棟亭公以暇日輒

偃息於斯以寓其先憂後樂之意今司農公荔軒及弟筠石兩先生公之賢嗣也

天子仍授司農公以公之官而移府治於蘇州乃

繪棟亭以爲圖於先澤三致意焉海內賢大夫士名公卿至傳觀爲盛事咸作詩歌以稱述之燮最後獲觀樂其流風餘韻之必傳也乃作而言曰昔人有言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夫意之所寓其人之品行事業道德文章皆於是乎在故古之君子有不敢苟焉於此者也夫亭以木名而木維棟不同於榱桷杞梓之爲材然有華有實可藉以爲用又大異乎樗櫟之爲散材其爲物蓋處乎才與不才之間不與物競殆全其天而保其真者也人之才不才相去固不可同日語矣不才

者無論其以才見者古今來成事功者固不乏然或不克成卽成矣而多鮮克終者如漢韓彭如關張如唐李光弼如李德裕如宋南渡一二將相是皆以才見而爲後人所歎息者也若能處乎才不才之間然後爲善用其才而才始大古之人帝王而天下晏如身同於磐石之安爲不可及今公爲天子左右疏附之臣職在服采承御之事其所以迪恭儉謹節文昭軌物正經費凡啓佑孚格於無形無聲之地者公豈欲有所見其才哉而含生託

芑猶廣廈萬間垂蔭無窮有如此木矣登斯亭也
廓焉洞達八方俱矚公於此時所以樂其天而息
其真也寧有既乎司農公曰善此吾先司空之心
也燮遂拜手而書之

則學草堂記

古今無無本之學惟昔帝堯生而徇齊其學所由
來不可知危微精一開千古聖學之統聖聖相傳
仲尼之學亦從祖述憲章而得由是言之學之源
流無論遠近要必求其所本非可創為臆說以自
矜其是也周末異端興起各師其心之智人人角
力以獨創為宗前不必有作後不必有述其於聖
人之學若苗莠粟秕皆賊夫學者也書曰學于古
訓乃有獲夫學於心不如學於古學於天下人人
共由之古不如學於家庭之父詔其子兄勉其弟

貽謀世及之古之親切其有獲爲可傳而可守也
侍御梓園先生早歲登甲第官爲翰林爲御史歷
宦二十餘年一旦假歸而卜隱於蘇郡城西之虎
阜先是於其所置地數畝建其先二程夫子祠春
秋以祀奉其先大夫汝涵公配久矣茲復於旁臨
流築室中闢草堂命名曰則學人以謂此先生仕
優而學之義而吾謂先生之意則不然夫人之學
與仕豈有優之一日哉先生少年登朝而仕壯歲
而歸即從事山林泉石之樂蓋其心深以昔日之
學未優而即仕今豈可復待仕優而方從事於學

哉學無止境仕亦何有止境則亦返而亟亟於學
可矣先生素承先大夫公之訓大夫公向溯先二
夫子之訓然則先生之學不待外求本之家庭而
自足非爲仕優而學乃旣仕而愈知夫學之不可
一日緩也先生朝夕於是堂讀書學道之暇時與
其友朋賦詩飲酒其中問學相長以其家之教被
之同人殆不出家而成教於鄉者歟

聽松堂姓字記

姚子松顏構齋於居堂之西偏命其名曰聽松其
意謂舉世俱可付之不聞而以聽寄之松意可知
也姚子好友專好舉世之所不好凡名者利者勢
者外飾者役役者浮夸者託於狂者皆所不好所
好者為嬾為直為慇為癖為樸為無心為類於怪
物者乃得窺其齋而入焉入則賓主劇談啜茗終
日繼之以酒僅侑菜果一二賓主陶然相忘也予
嘗謂交友之道為類不一類之中而聚散合離久
暫疎密俱不可以意計予吳人也為籍於浙之嘉

郡計年四十以前此地之交濫而不擇又十年來僕僕風塵交益不可問今且年七十矣二十年中放廢荒山舉世目爲怪物歲中偶一至郡城旣晚始得交姚子姚子見而欣然曰此其人舉世之所爲怪物者也於是大開其聽松齋以縱予之入予因盡識其得入是齋者爲屠子東蒙年八十項子寄菴年七十五項子東井年七十二萬子鶴岑年六十四屠子袖雲年五十七汪子孝猷年五十五沈子靜謐年五十二嚴子次庸年四十一許子穎園年四十萬子右醇年三十一主人松顏年五十

八松顏嗣君存閒年三十九釋炎言年二十四而予年六十八數子者皆世所指爲不合時宜人也且更有目之爲怪物者而予不能辭怪物之首矣予因念數十年來交遊之感黯然不可勝述存歿離合聚散邈如夢中如隔世如飄風驟雨一過無迹乃今日者獲交於此數子屈指定交之年或二十年或止一歲即識姚子亦僅三載屠子東蒙尚未識面徒聞而相思不知更數年後或尚得聚而不散合而不離耶又豈離而散者必在老合而聚者必在壯而少耶是俱不可知我又安從卜之耶

姚子於是悄然而悲憮然而思曰願以今日之聚而合者之數子鐫之於齋壁即他日之離而散總付之太虛而已是爲記

甲戌年作

松鶴堂記

余三十年前過楓橋之寒山寺時故人及子山夫憩寺中讀書爲予言里中有殷子斐仲能詩所交皆一時賢者築堂於所居曰松鶴登其堂者斐仲飲食之無厭先生盍訪之乎予時適事北行不能畱即別去今癸酉冬予復過寒山上人在昔畱予度歲予因訊及所謂松鶴堂者悉如山夫言但松鶴堂已易主矣已斐仲來過予予始識之訊松鶴堂又悉如在昔言予爲太息久之斐仲貧不可支而愛賢樂友朋意氣猶在已出一卷示予皆四方

及里中高賢與知名士如李灌谿姚文初諸前輩所贈題松鶴堂詩文裝潢成軸而山夫所題在其中予又歎息山夫化爲異物逾二十年姚李諸公亦相繼物故人與堂俱爲陳蹟等於飄風斷草然松鶴堂之名猶然尚存則以斐仲向日好賢之雅而松鶴之名尚在人口也予以謂寒山寺肇於梁至於今不知幾經興廢天下佛刹之流傳或有或無天下人安能盡知而道之惟寒山則人無不知而能道之者則以唐人張繼月落烏啼一詩人人童而習之寺有興廢詩無興廢故因詩以知寒山

今松鶴堂之詩文其即張繼寒山之詩乎松鶴之名可長存於天地間矣余因不勝太息於人世之事之物孰爲可留而長存者其亦思爲其所以存者可矣

紅泉書屋記

溧陽史子西眉築書屋於所居堂之西偏有泉出於居傍遶書屋瀲瀲流泓然以清味冽而甘映日如霞作紺色因名之曰紅泉遂名其屋曰紅泉書屋泉以言德屋以言事也屋之前有樓面乎山命之曰寤山樓山言物寤言性亦寤言用山言體也西眉旦夕讀書寢息其中惟予與西眉猶東坡先生之與歐陽叔弼弟兄也時過其書屋憩而樂焉乃或者竊疑之而謂予曰古之君子達而在上以道善乎世及其功成名立願欲無所不酬然後退

而爲獨善其身之事長揖歸田閉戶却掃其志在
泉石好在山林此賢人志士晚年之終事而非壯
年之始事西睂今非其時也而志與好之所寄如
此得非似乎古之遺世獨立之士歟予曰不然此
正西睂之不忘乎世而兢兢不敢遺焉者而爲是
屋也西睂爲余師子修先生令子高才卓絕一世
使挾其技與能何所之不可然西睂志愈大而氣
愈下念夫天人性命之微禮樂兵農之鉅大之極
乎家國天下細之而至象數名物之蹟果能一一
盡慊於志乎未敢信乎志敢信諸世乎於是退而

求之一室之中是非千古進退百代而當世與我
我與當世若暫違而相遺者大異乎馳騁少年之
場五侯七貴之與偕裘馬聲氣之與驚蹀躞曳裾
於五達之衢此則不遺乎世而不知已遺乎道而
實遺我志矣今西睂矻矻肆力於書屋之中所以
用世之具無弗豫一出而與世相遭沛乎若泉源
之縱壑而後乃知前此數年之功無一日不在用
世尚得謂之遺世乎從此以往至功成名立角巾
歸第而復返乎書屋乃爲不負書屋即不負此志
爲他日書屋之終事亦今日書屋之始事也西睂

嘗扁舟遊富春江登釣臺賦詩有云如今莫上高
 臺釣網密桐江何處漁歸而命其屋前之石曰收
 釣磯此可謂君子之能知時而善道者矣

巴畦集卷之六目錄

記

二弃草堂記

獨立蒼蒞室記

二取亭記

巴畦記

追記黃山廬山兩遊

海鹽張氏涉園記

滋園記

空谷菴平雲閣記

之端孰先發孰後應孰爲施孰爲報必兩弃同時發端吾不知其所自也獨寂莫就世見獨耶就身見獨耶從世見獨是弃在世從身見獨是弃在身曰獨曰兩兼言身世弃無主也李曰君平旣弃世曰旣弃是弃之端君平先發也曰世亦弃是弃之感世後應也君平爲弃先我不知其端世爲弃後我不知其感今子以二弃名堂是兩爲弃而同時耶抑子先爲弃而世後爲應耶且君平者生世逸民天之生是使獨也泯然於出處得喪寵辱之介揆之子則有間矣子少爲科舉章句之學以博進

取是求入世矣旣循例而營升斗之祿又求入世矣迨入世而後見弃子初未嘗先弃也若曰旣弃世是不直於己也且子今雖廢而所居所食接耳目適手足者無一不資斯世之所有若謂世亦弃是不直於世也彼二子之詩竊恐俱有未當而子將何居乎葉子曰客之論高矣深矣雖然客但言其迹而未嘗體諸心徵諸事而未嘗考諸理也弃之爲義以迹與事考之未有不自我先者以心與理推之未有不自我先者迨心迹交見事理竝陳則成爲兩相弃已矣夫予之事科舉竊升斗固嘗

求入於世矣然求之有道必守之有方守之之方
須合身心內外而早夜謀之謀之益工則弃端自
絕而予則何如者世以巧而予以拙世以機而予
以直世以迎而予以距世以諧而予以戇以至好
其言善其色口囁嚅足趨趨佐之以玉帛鼓鐘申
之以拳曲罄折而予則如土偶如木雞如聾瞽如
渾沌凡爲弃之具之幾伏於中形於外無一動一
靜須臾之離於是世乃顯弃之矣故弃之事與迹
似乎世居先弃之心與理則予之自爲弃也不已
既乎然予亦因弃而竊有得焉弃榮名亦弃憂患

弃寵利亦弃汗辱弃安富尊顯亦弃履危乘殆不
勞心不瘁形不追前不籌後可以忘人我泯得失
弃之中若別有乾坤日月歲時焉則非客之所知
也至客所云居處飲食耳目無不資於世不可謂
弃則更有說予居橫山之陽橫山吳諸山之所弃
也童然頑然塊礪耳曾未聞有遊屐至者予居之
是地爲世所弃者築室數椽梁柱廣不及臂時虞
摧折雪盈寸則恐壓是居爲世所弃者性略飲然
無淵明白衣之送又不能學子瞻之自造求一醉
之無時食則藜藿乏力蒔樹兼苦旱潦不時繼是

飲食爲世所弃者寓目則草堂前一二頑石旣非靈壁宣城又非堯峰湖石惟山趾之黃沙石塊以暇日漸致之草木皆植四時不花者花者惟梅桂數本梅取其空山歲寒不因人熱桂則小山之叢招人隱者世所艷稱牡丹芍藥絕種也此外所見者朝煙暮靄所聞者樵子牧豎之謳吟是耳目所接無不爲世所弃者之數者雖不敢謂爲天地之所弃而無不可謂爲世之所弃也莊生曰此木以不才全天年若予者庶幾以弃而得全者乎則予之自幸亦未嘗不以弃也云爾

獨立蒼茫室記

予旣築草堂於草堂後纍纍然築石石漸高出屋頂又於石後築室三楹顏之曰獨立蒼茫處取杜詩獨立蒼茫自詠詩語意雖然予雖用其語而意則有異乎杜者夫杜之爲此詩也考其時在開元末甫年僅三十餘初入京都求仕進爲出身入世之始事此身豈無所歸而曰此身飲罷無歸處乎繼曰獨立蒼茫自詠詩無歸處而身在蒼茫蒼茫無盡而以此身付之身世之感有難爲言者於無可如何中惟有付之咏詩而已若予者貧賤而老

遯於窮壑此身非無所歸矣其歸何處歸於一室而亦曰獨立蒼茫何也夫身既歸室而室在蒼茫身與室俱歸蒼茫此予反身謝世之終計予自得於一室一室自得於蒼茫人境兩忘雖不咏詩可也吾室僅容膝耳予嘗晨起當檐而立面南山背橫溪凡日月之出沒星辰之推移風雲雨雪之變態四時百物之消長細至春鳩秋蟀鄰春谷應天地之能事無不盡於蒼茫而蒼茫無不盡於吾室吾嘗隱几而得之然則杜得獨立之一端吾得蒼茫之全體杜居其外吾居其內則有間矣乎

二取亭記

草堂之南為方池池東南畔為亭亭方廣丈西面臨池南北為牖可坐東為圓竇導池東南行為曲流繞亭亭外繞以竹華山釋確菴子時過予相對坐亭上問予曰亭有名乎予曰未也確菴曰君之草堂名二弃凡物之義不孤行必有其偶為對待弃者取之對待也一與一對待而成二弃一則餘一弃二則二外皆餘使二之餘亦弃則弃不名二二之餘不弃則餘將安歸則必歸乎取二與二對待而成四分四各為二以彼二屬弃則此二必屬

乎取矣與子之意相左者爲弃反其相左而與子之意相合者斯爲取弃得二取亦得二堂爲弃而亭爲取妙義循環道盡於此矣蓋名是亭爲二取亭乎余曰有是哉夫道本無有可弃本無有可取道之常也有弃有取道之變也有弃斯有取有取斯有弃道之變而常也故物之弃有萬吾以二統之物之取亦有萬吾以二攝之無不盡於吾草堂及吾亭矣蘇子瞻曰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禁是所取非二乎風與月盈天地間皆是也而不能外乎吾二矣遂請確菴書之以名吾亭

已畦記

園囿場圃之屬其取義與夫廣狹大小之制各不同若庶人樹藝之事至於畦而爲下曾子曰病於夏畦畦固病矣於夏尤甚杜甫廢畦詩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其衰颯之况於寒又甚然則畦之爲業夏病而冬寒業之勞歷時甚苦者也余山居以來旣無所短長於世凡世間萬事萬物皆付之可以已矣得五畝之廢地以三之一爲廬舍餘盡芟薙以爲畦身與畦丁均其勞種植樹藝四時不敢愆其序日月不敢差其候晝夜不敢輟其作於

蔬之屬曰韭曰蒜曰葱曰菠菜曰茄曰芥菜曰白菜瓜之屬曰黃瓜曰生瓜曰南瓜曰絲瓜豆之屬曰六月白曰匾豆曰蠶豆曰青豆曰赤豆曰裙帶豆穀之屬曰藎麥曰小麥蓋一歲所需無不出於是而取於是余既無所不已矣而獨不已於畦若曰此予終其身所已處也其於畦勤勤而不已者正以見其無不已也云爾命之曰已畦殆夏忘其病冬忘其寒者矣

追記黃山廬山兩遊

康熙壬子首夏予遊歙之黃山寢食於山者旬有三日足之所歷僅得山之十三目之所及得山之十四五越乙丑之冬遊於廬山寢食於山者不及旬足之所歷得山之十三四目之所及得山之十五六兩山之深廣等而遊之日廬減於黃目與足之所及廬贏於黃則以黃之險削無步不仄必前攀後援方得偃倮進咫尺廬則十之三可肩輿故日少而事倍也遊黃山予無文以記并無詩以詠遊廬山得詩四十餘首亦無文以記則何也黃之

爲山也奇誕怪詭不可端倪昔人有云到者方知又云匪夷所思又云豈有此理如釋氏所云言語道斷思維路絕其境界如此爲詩之所不能狀而文之所不能名也廬之爲山也幽邈澹遠恍惚變遷昔人有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其態縹緲而不可即其容髣髴而疑於神故詩或可稍傳其意而文不能泥其象也二山皆天地之絕構盡其才而各擅其能者也予嘗以謂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日月山川而已矣然日月爲天地之所公山川則有時而爲天地之所秘盡天下無一人不仰日月者山

川則不然天下何地無山無水然至名嶽奧區神靈所栖柱維所脈者常不在恆境天之所以賦奠之若愛護若尊重不輕予人以易至故名山有虎狼之患江海有風波之險非同於仰日月者無患而可樂也名山大川樵漁所至者固不乏然漁工樵豎即日有事於其地終不能知其意即知之而口不能言終不能洩天地之秘非造物之所忌也有人焉足能履之而意足以知之而筆舌又能言之是發泄天地之秘藏造物能無忌乎非其人則不足以當若予者才拙智短福薄顧得遊此兩名

山挾其秘而洩其藏以犯其所忌能無患乎予旣遊黃山循錢江由婺以遊括蒼是秋大病於雲和之旅舍幾死僅扶餘息得歸其後自嶺南歸道出彭蠡湖舍於吳城旅舍便道遊廬山旣遊抵旅舍舍人不戒之火途中故人稍有所遺爲山居稻梁謀者大半爲灰燼予乃慨然曰天地旣縱予以目之所極恣其曾臆之所得以愉快可謂天不愛寶其畀予厚矣南面王之富之樂不是過得失相乘物理之常所以黃山遊而疾作廬山遊而火災其殆由此歟歲在壬申追憶距遊黃山已二十年距

遊廬山亦七年每念兩名山常在夢中思復得一遊衰年望七決不可得歲暮偶追憶往事記之至兩山之神靈名勝終不能輕贅一語也

海鹽張氏涉園記

涉園者海鹽張都諫螺浮先生所作也康熙辛未冬都諫令嗣皜亭邀余館於園旬月悉得其園之槩因爲誌其廣狹高下尋丈凡峰巖谿壑與木石屋室悉得其狀而知其名遂以次而著之各以其序亦異於遊覽者以寓諸目者爲文也

出邑南郭門由石堤南行三里許至涉園門門東向顏曰涉園入門西北行石徑闊三尺兩傍皆高厓緣厓箐篠密布高六七八尺不等叢篠中高梧

老梅夾路倚厓如垣如屏厓外繚以石牆行二十
 五步許得門門隙牆中廣四尺名栖賢擬廬山谷
 名義游廬山者自栖賢為入山第一步也進栖賢
 門有兩路大路自門往西折北又折西折北三共
 得三十六七步至來青門栖賢至此兩厓益隘伏
 怪石箐間高低百數不可狀路逐坂上下坂下澄
 潭漣漪杜芷蘼薜高木蔭不見天名桐陰蒿徑來
 青門作圓照進照三四步又一門門題青蓮句月
 下飛金鏡雲生結海樓復西南行三折又折西徑
 如來青坂益高樹叢益密益幽步五十餘始出谷

臨希白池頽雲巖石壁下

希白池慕樂天池上遊故名池居園中央東西四
 百餘步南北不及三百步周約千步納五龍澗南
 澗西澗之水而出水於石梁澗池正南翠照三峰
 迤西則翠照坡與南澗坡東西對犬牙相峙處則
 南澗口也西北則西澗口稍迤北轉東為石梁澗
 澗口在焉翠照三峰正中趾為洄沓瀨稍東為蒼
 龍壑壑下即五龍澗口絕澗而北為頽雲巖一帶
 怪石為屏波潰馬逸過蒿徑口即入園至濠濮館
 之初徑濠濮館踞池之北面南臨池此池周遭之

大略

濠濮館三楹廣三十四尺方二十六尺居然濠濮
額爲合肥龔先生作堂背書香山九老會詩都諫
公意將投老焉階前地約三十尺怪石挈攬作坡
入池蓋池之東迤南盡南及西而稍北池面八方
以北一爲館其餘七皆峰壑巖頂坡坪橋瀨谿澗
木之干霄拔立俯地紛披無不萃濠濮館前蓋園
以此爲正衙無一不在几案也

由蒿徑口出臨池東北涯循頽雲巖東僻行約十
餘步至五龍澗口北岸岸口石竦立池沿叢木羅

生其上循澗東北岸行約十五步上杏花臺杏數
十本四覆臺畔又東二十步餘對澗北岸可漱亭
在焉由杏花臺下坡石棧二十餘級至五龍峽峽
爲四山交會處陂陀龍攫螭舞蓄水渟泓涓涓流
入澗石碁布水中褰裳涉復緣石磴曲折二十餘
級上坡東北屆梅海坪坪中間爲石臺傍設石十
許可坐卧橫尖石長丈許如匡廬藜頭箭峰因名
藜頭箭石梅海跨五龍峽南北界縱橫千尺餘疎
枝老榦爲百者二亦名香海坪東接桂林老桂百
株敷榮密布如幕列石布坐傍一石蹲踞嵌空空

深五尺許如虎豹窟桂林東盡處一石高八尺餘徑五尺餘屹然立石背卽石牆界蒿徑者也鑿牆爲小門出門右爲叢桂小山橋橋南北二道北道由橋東北行右皆高岡迤邐竹千餘竿左則桂梅桐共百數右岡下有溪微流自竹間委迤出三十步過叢桂橋下橫經桂林梅海中盤旋入五龍峽出澗行三十餘步復隙牆爲門門外傍一石高丈餘徑十之七叢牙豎羽萃律聳立循石西行十步許至栖賢門內會蒿徑卽至濠濮館徑分處也小山橋南道由橋南西行二十五步至偏宜偏室范

撫軍觀公筆有跋室北向方廣一丈二尺室東南隅有牖出牖循西廊至樸巢巢南向三大楹東西三十八尺南北二十六尺後有軒鸞翥峰窺軒而立高十六尺連峰兩翼稍下展障軒後石竹葛藟叢糾上下巢東室爲半眺閣室左爲望海樓樓高俯園內外東南西皆窗無不窺額方壺几案亦范撫軍筆也巢前有榆七株高可十丈五六畝虬枝霜榦橫列巢前虧蔽陰森樹下散置黃石百許磴折漸高自望海樓趾土岡全起連屬盤磴連棧如羣馬奔槽六十餘步盡岡西高四十餘尺名風

篁頂爲岡之西峰而實爲攬潮之東峰也岡上下
綠竹萬竿如千疊雲清蔭滴瀝石磴苔蘚屢痕
沒不可辨由樸巢西趾緣岡上至岡腰又折而上
三折四十步許至笠雪巖巖爲岡西北分支高亞
風篁頂頂平方二十餘尺周以朱欄兩層有橫石
丈餘補朱欄南面闕玲瓏而平可施坐巖北臨梅
海西俯五龍西南與風篁頂對峙蒼松上出岡頂
翠竹緣岡上下作東南障四望如在千谿幽谷中
下笠雪巖西行十五六步下坡橫石如眠牛爲喘
月峰稍西北爲踞步峰又西折南兩步爲舞袖峰

皆以形似也踞步峰正當可漱亭南檐際亭壁爲
卧龍巖雙石如龍夭矯而卧亭枕五龍峽南岸腰
西對南西兩澗峰峽口灌木翳鬱清籟戛戛南澗
峰高松如蓋數十屏障於前幽秘如在世外此園
東界北南之境也

由可漱亭循五龍峽南厓而西石皆壁立高二十
丈不等步二十許經蒼龍壑石壁作環抱峽稍寬
松密布壁上下壑西又十數步爲翠照三峰中一
峰高三十五尺許左右兩峰稍亞峰勢削成石理
旋紋洄滴奇駭不可名峰趾逼希白池爲洄狀瀨

瀨東卽五龍峽口也翠照北面正當濠濮館南面希白池界其中爲園之南北分處由翠照西十五六步漸高又下入初哈谷谷廣三尺餘深二十五尺哈內作蜿蜒狀捫壁出谷循級登西南行忽折而上登朝宗坪坪以園之北東西諸山水屋室木石皆向如朝宗故得名頂平闊約可盤馬其下卽哈中空坪背枕一線天峰峰爲哈中南壁由哈罅一線透而出也從坪東下七八步入中哈谷行十餘步出谷拾級升南折西上六步許至四照頂登頂北視翠照三峰如人露肩以上翠髻螺鬟羅列

於前頂方廣三十餘尺雜花四周如闌由頂西南下坡盤磴窈窕一步一折夾路高杉如植戟路隘僅尺行三十許步轉北復西至南澗橋橋石板三折過橋循南澗峰麓澗西岸南行三四十步至坐雲口此南澗西支源盡處故以坐雲名也過口往南而東經天放閣背二十餘步過雙鯨橋橋南北跨傍雙石如鯨過橋北循南澗東厓十五步復東而北三十步爲南澗東支源盡處蓋南澗又上承東西一小澗也南澗兩厓皆黃石坡高者爲石壁倣黃子久画坡上竹隨石坂高下爲疎密前行者

回折而登後行者有時反見其面此真鳥道矣盤磴行二十餘級爲黃石海到中峰腰又攀陟而南驟高十許步復向北過小澗永思亭在焉爲都諫公妥靈處故名亭方廣十五尺許亭下澗卽名永思至東谿以入南澗過亭東北行十五步登落落坪坪四面皆長松海風自東來時作怒號微風則作竽筑無時息取孫興公賦蔭落落之長松句也坪設石桌周圍環石坐可爲觴月地南卽攬潮峰羣峰之首峰也峰拔坪起二十餘尺不可登從峰背東西迂回行三十餘步西上五折至攬潮頂爲

絕頂處頂爲攬潮峰之肩東望大海卽在峰趾繞頂古梅松柏數十樹聳出翠篠參差被頂畔東攬笠雪西俯雙澗峰北睇濠濮映掩叢篁古木中層次遠近一一可數復循頂漸下南三十餘步至雙柏坡坡廣容五六十人坡上高松數百中二柏挺然高出松頂五六尺坡東不五六步至得松亭方廣十五尺許兩松偃蹇亭前後檐亭北二十步許花神閣方廣如亭復從亭西下坡西南拾級行至松澗橋澗長僅二十尺許水入南澗之東溪過橋有聽松閣閣前山皆黃石壘高十許尺竹千餘竿

南爲退思軒三楹東西三十尺南北二十四尺後復有軒前軒庭海棠六七株扶疎搖曳皆百餘年物有石高丈許闊如之色溫然名補袞石推退思義也由軒廊往西得綠淨閣閣橫開縱短退之詩綠淨不可唾子瞻詩朝雨洗綠淨兩取義也閣前有峰三柱北上天放閣閣方廣十尺餘推窗盡攬北界諸勝復自退思軒東廊出卧雪門門外爲卧雪坡往西南十餘尺過梧石瀨至蓮葉池池周遭皆廊池水至坐雲口入南澗以入希白池傍池東涯南行十六步至乘槎橋橋三折而東至攬翠閣

閣左對鷗亭皆南向臨池橋西攬翠坡坡曲有石名流波其文理詭譎復作臃腫支離狀又如松化石羣石中質之最異者高廣皆五尺餘南入蓮葉塢室亦名箕谷室南北三十尺東西二十尺窗四面外繚以周廊南北東皆池西南一帶植牡丹二十餘本界以奇石高低斷續與簾幙掩映丹榭翠楹互相虧蔽爲園中第一華處自攬潮中峰至此皆園之南界南澗及峰之南西境也

出箕谷復歷卧雪坡往西過小瀨又西二十步下北循流觴溪溪僅如帶傍溪而北四十步許至萬

杉口杉色青翠皆高四五十尺林立無算又北歷坐雲口五十步上南澗峰南麓十三四步下麓北行又二十步許上西澗峰麓東北行二十步繞麓東面行又西北環峰趾二十餘步至西澗橋橋跨南北石坂長四尺西澗水從西僻灌莽箐篠中流出過橋下入希白池橋北傍西有室二楹題蓮動竹喧水回雲度八字於僻自室往東皆長廊臨池二十步爲虛亭亭東西三十尺南北一十二尺亭東南西三面入池踞水中央南對天放綠淨諸閣稍東則翠照三峰翠照坡斗入於池爲圓嶼南

西兩澗峰坡與翠照坡相錯環峙於前又東則五龍澗口迤北頽雲巖一帶壁立如城西則北西二澗交流匯合北則石梁澗一道回抱於後四山競奇顧覽不暇亭棟間書東坡水清花動月曬漁蓑百年底事不飲如何十六字從亭東北長廊行五折四十餘步至濮館館西北一門門西有亭曰在河之干北臨官河河北有放菴與亭相對爲精藍以樓高緇以亭南臨北澗口天雨則合東西南諸溪澗池水從石梁下琤淙流出北澗以入官河澗兩岸花藥密蒔石苔厚寸許斑駁如爛錦亭西

斑竹千餘竿亭南古木桐梅斜橫直聳不計由亭西南曲廊宛轉十五六步至翠浚處屋東西二楹設蒲團清磬爲休憩燕息地翠浚處西南有半閣二楹稍下又得閣一以俱繞以桂短牆外皆梅花一望無涯此園西界西澗及峰并北澗之境也濠濮館東北隅一書室二楹又往東迤北爲柳亭東西二十尺南北一十尺北臨官河柳植官河北岸一帶二十餘丈又東迎笑居卽來青門蒿徑口客來則於此迎也左有青未了五楹如長廊每楹十尺亦臨官河截青未了南壁亦爲長廊廣如南

楹沿廊外植梅竹桐及枇杷櫻桃楊梅李諸果木廊南一帶卽蒿徑廊盡一便門出園此園之東南界濠濮館之南東偏也

滋園記

凡物之生而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美也然孤芳獨美不如集衆芳以爲美待乎集事在乎人者也夫衆芳非各有美即美之類而集之集之云者生之植之養之培之使天地之芳無遺美而其美始大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而彙征吉夫賢人君子生於交泰之世固天下之美也使賢人君子咸獨立而散處乎天地之間則聲應氣求之道不廣何以成泰惟拔茅連茹凡君子獨善其身者有一大君子拔而彙之而征之其有不吉者

乎吾友張子齡度家世華胄早歲好古讀書重交
遊敦氣誼居市廛中即居之左斥湫隘闢爽塏以
爲園臺軒樓閣池沼動植位置適然琴書圖史畢
具日與同好誦讀絃歌其中四方賢大夫士道北
固者必訪齡度齡度飲之食之俾至止得所歸涵
詠其文章道德以爲樂而命名其園曰滋取楚辭
滋蘭九畹之義夫蘭植物之微者耳其生也恆獨
芳於空谷此蘭之所處也屈子以爲蘭處空谷固
不如蘭植於畹且九畹焉蘭獲其類而忻其合其
爲芳也大矣廣矣然蘭不能自爲之在人亦有以

滋之滋之者去其異類引其同類是爲同心易曰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君子能潔身以求其同類
一君子升凡君子無不升此連茹之義猶空谷之
蘭遂至九畹之盛盈天地間無一蘭不得其所非
滋之而能若是乎今試入齡度之園登其堂入其
室臨其臺榭池沼而玩其飛鳴覺四時之氣畢備
五官之適咸宜無一非同心之臭今而後蘭不致
慨於空谷君子亦可不致慨於寡和矣滋之時義
不大已哉吾將起屈子於九原而告之

空谷菴平雲閣記

蘇郡城之西天平山之陰華山之陽有谷焉流水潺然其中谷之半有菴以谷之空也即以空谷名其菴故山人趙凡夫所築也其後有顧君玉巖於順治年間即菴之前建閣三楹名之曰平雲顧君暮年薙髮於此有甥早歲爲僧與其舅氏同居號止水精禪學主是閣者也顧君之孫小范從予遊一日偕往山中憩於菴俯仰甚樂小范請於予曰願先生有以記之所以傳是菴者予曰唯唯余惟兩山之間謂之谷爲水所流處谷而空其地不可

以居處莊生言空谷足音狀無人之境也今建菴於此是實其所空尚得仍其谷之空乎又閣名平雲余謂天下之最不平者莫如山而雲之不平又更甚於山焉蓋予嘗登泰山而知之矣陟山不二里即俯視浮雲及歷七十二盤登日觀之巔則仰觀縹緲之雲不啻更上有一泰山之高然則雲與雲之相去我不知其幾許高下之不平也菴於空谷以實其空建閣於菴以平其不平二者俱相反而相成何耶子亦知夫天地間之空無一有中爲萬有之無一不兆乎天地間之雲極彌綸布濩之

不平爲膚寸至平之所托乎釋典有云虛空無相而不拒諸相發揮又人有恆言翻手作雲此狀人方寸之險之不平也今實其空平其不平而天地間空有平陂往復之萬態其孰不泯然於太始之無朕乎此莊生之齊物進之即大禹之行所無事也小范曰唯請以是語鐫諸石

一莖菴碑記

洞庭東山靈應宮高真堂碑記

禾郡幻居菴碑記

巴畦集卷之七

吳江葉燮 星期

明故禮科左給事中贈光祿寺少卿先伯祖

吳西公特祠碑記

天下理亂安危之介必有一言以開其端此君子
小人所由辨而國之興衰所由決也夫天下事之
大孰有大於人主倫常之理亂而係乎宗社之安
危夫人而知其為甚急而不可緩者矣而小人於
此以為我以其大而甚急者正告之則非人主所
欲而我之身必辱且危易其說而告之以甚緩而

不急則人主必喜而我之身可以安且榮於是人主倫常之理亂宗社之安危悉置不顧其所至急而不可緩者惟有持祿固寵而已矣前代許敬宗李林甫盧杞諸奸佞值人主宮闈夫婦父子之變欲有所改易舉動人主雖甚閤始亦不能無所疑此數奸者率以陛下家事之一言進若曰此細事有何關係是在人主行之耳此言一入中人主之欲勢遂不可挽回幾致喪家亡國之禍奸人亦徒爲一時逢迎患失之計而不知禍之遂極於此也君子則不然不值其會則已值其會以爲在宮闈

雖爲人主家事而舉動一不當理亂在倫常將安危在宗社此何等事防微杜漸間不容髮况已彰明較著者乎一身之利害寵辱何足計於是批鱗碎首觸諱犯顏聽其身竄逐誅殛而不辭如唐之褚遂良韓瑗一輩人誠見其事之大且急而不得不出乎此也變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流連反覆而發憤於其時其事也當有明神宗惑於內寵光宗爲皇長子宜爲儲母失愛未立福王以母鄭寵欲奪長神宗持未決時亦有以陛下家事爲言者上意益搖言官屢上疏爭不能得禮科李獻可請豫

教一疏被譴逐時吾伯祖吳西公在禮垣與各科之長連名上疏申理獻可之言俱斥逐降調不等公用是歸田不復用以老其時言雖無濟久之光宗卒踐儲位而國本獲安不可謂非諸臣先後力爭之功有以漸啓人主之悟也公墓在西山向有祠吾宗人歲春秋咸集以祀公久矣近有一二不類後人盜售祠屋於他姓宗人訟之官巡撫都御史湯公覽其辭曰賢者也宜特祠俎豆時奉上命廢天下淫祠郡城東偏有廟巍然祀非其鬼者爰黜其鬼於某年月日當事奉公之主以入妥

焉列於邑春秋祀典有司屆祠主鬯子姓咸肅序以將事乃顧小子燮而謂之曰是宜爲文以記諸石燮惟昔蘇文忠之記韓文公廟碑也曰一言而爲萬世法今吾伯祖吳西公能正言人主宮闈倫常之事關係宗社安危大計其言也先王之法言也有不可爲萬世法者乎法萬世有不宜祀百世者乎是可以風凡爲臣者之立言事君者矣

寶應重修六事亭碑記

周禮冬官之制九夫爲井而方一里四井爲邑積
四而爲丘爲甸爲縣至都爲方三十二里以任地
事令貢賦此積田爲里之始事也然古者貢賦之
名與今同而貢賦之實與今異古者貢謂貢九穀
山澤之材賦謂賦車徒以給繇役大約古之貢乃
今之賦古之賦乃今之役也總不出乎井邑丘甸
之中古者兵寓於農然攻伐征戰不常有其常者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三日所用者力耳而無所
傷於民之財財與力判然而爲二故先王不廢役

之名要使民無所苦於役財與力皆寬然而有餘
迨後世履畝而稅於是賦出乎田而役出乎里出
乎田者民之財也而出乎里者民之力乃名爲用
其力而實以傷其財較之賦而更甚於是力與財
交盡而民困明制履畝出正供里甲出雜辦其後
雜辦征徭歸并正賦則無所爲役矣自州縣間有
非常之舉動戶不可徵也則曰徵諸里或有無名
之色目賦不可益也則曰益諸役於是有因循之
舊例有遞增之陋規或巧借以便私圖或潛漁以
恣中飽有因公補救者如丁逃不得不攤田荒不

得不補始不得已而權行旣遂相沿而不改其弊
由漸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苟欲起而釐革之
非賢且才之有司不能寶應縣爲田三千頃在城
有四坊在鄉有三十圖圖卽里也邑在明成弘時
無水災連歲豐稔戶口至八萬自嘉靖辛酉至萬
曆丙戌數十年間水災洊至饑饉流亡戶口不盈
二萬時縣令耿君諱隨龍初至見凋殘狀究其弊
在田荒而役重民之畏里役甚於湯火於是察四
坊三十里中凡弊當革利當興者則革坊長而大
吏長官經過駐節飲食需索及縣廨百所需之役

除革里長而催科備點解收櫃頭之役除革官農
民而簽報燈夫諸色目之役除革漕糧遞年而廢
頭督催催皂之役除革河工里夫而派夫簽報者
民之役除總鄉城無一役民咸得盡力於農而始
蘇蓋革弊卽所以興利者凡六事刊石立亭久矣
歲久亭圯邑人思其賢而美其事爰葺而新之嗟
乎一令之賢作法於善追周官貢賦之制而行之
使民世受其福後之官是土者其慎率由以無負
斯職與斯民也余去邑歲逾一紀矣茲偶過邑值
輯邑志之役適亭亦葺成邑人曰是宜爲文以申

記之於石俾永以示後康熙己巳八月望日橫山
葉燮撰

積善菴改建律院碑記

大江以南所在梵刹稱叢林者以千數大約稱禪者什之七稱教者什之三而稱律者百或得一二吾蘇名勝甲他方屬內叢林以百數稱禪稱教者所在而是稱律者百且不得一夫率其徒者同而秉其所稱者律與禪與教多寡如是之相去何也吾嘗謂秉禪與教者以智用秉律者以力用以智者其能在有爲以力者其能在堅其所不爲而已故智者卽得半而止猶可自稱於人曰予智力者譬之百鈞之物在其人之能勝而舉之苟其人能

舉九十九鈞而力虧一鈞則并其九十九鈞而置之而不能舉矣如是則不得自稱於人曰予力然則智可掩而襲力不能虛而假也無怪乎天下稱禪與教者之多而稱律者之少矣自明末迄

國初百餘年間臨濟曹洞之宗天台賢首之教徧天下而律席止稱華山三昧見月兩尊宿相繼爲海內律宗見月之嗣碧天淨公乃起而應蘇郡積善菴之請於是律宗自華山而南蘇之叢林建律自淨公積善始菴在閭門外五里白蓮涇宋咸淳中僧志勤始建明嘉靖時菴毀有僧繼登規興復

漸以營建郡紳士咸護持之王處士百穀爲記

國初菴遭兵燹益圯里中諸善士謀曰菴興廢非常不得傑出非常之人足爲一世模範者以主斯席則不能爲久遠功於是持辦香淨公淨公來秉律積善緇素咸曰積善向以菴稱今不稱先當正其名宜改曰積善律院於是百度興衆工舉山門丈室齋堂廚庫祖堂大悲閣閣下築戒壇屋以間計者爲十者六計費白金二萬有奇於是積善律院遂爲吳中叢林之冠而律宗爲獨尊頃之淨公顧余草堂以律院碑記爲言且曰惟檀護昔於先

師座稱素交茲敢請余惟不文而人又不足爲文重恐成兩失然不敢辭乃合十拜手而言曰昔首楞嚴會上優波離尊者白佛言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通利夫尊者言身心之通必由於身心之執然後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性遮二業悉得清淨使身心不執則蕩佚何所不可爲惟力以執之故能忍忍則能堅而決然有所不爲此秉律之本原也威儀細行盡在其中然後乃成大有爲矣此豈文章語言聰明才辨顚預囫圇襲而取之者乎今天下佛法亦少衰

矣非現大人相如優波離尊者爲如來網紀以率之恐將來稗販如來者不少淨公之興茲院也不特爲律宗開生面靈山一會藉此儼然伏願現在未來諸有學人悉將此身心力持雙執律院今日大事因緣自當不與成住壞空同其劫也夫康熙辛未秋七月橫山葉燮記

永定寺大悲殿碑記

天下所在之梵刹其大小名稱不一所崇奉而事者爲佛爲菩薩據教言佛之多有不可說數而獨奉釋迦牟尼佛有常尊菩薩亦不可說數而獨奉觀世音菩薩有常尊夫釋迦產於西域天竺有其地生於中國周顯王時壽七十三歲有其年之始與終其所說法皆與同時之人問答而記錄有其據故稱爲本師爲教主尊而奉之宜也觀世音菩薩教言菩薩自過去無量劫前有佛名觀世音教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遂得稱觀世音菩薩其

生不知於何地滅不知於何年其始與終之迹皆不得而知疑其事近於虛誕官邈乃天下之人羣奉而尊之且敬而親之其感人之深入人之固信之篤而事之誠有過於本師教主者則何也昔我先師孔子之言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蓋盡天下之人共有一欲而聖人在我惟有一仁人之欲以仁者之欲推之則立人達人包舉已盡極之爲博施濟衆堯舜猶或難之然理終不誣也佛之教以度生爲本願其意欲使凡有生者盡厭我欲與其欲而後止然旣登佛果則退而

處乎寂滅度生之事自任之菩薩而觀世音菩薩則至仁之人也然在儒者則謂之仁在菩薩則謂之悲儒者以仁應天下之欲極形容之則曰其仁如天菩薩以悲應有生之欲無象可形容而極其量則曰大故觀世音者菩薩聞修之體大悲者菩薩所施之用也自其一首三首以至八萬四千爍迦囉首二臂四臂以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三目以至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手臂錯出開合捧執弓矢劔盾經卷香花盃水揚枝珊瑚寶炬白拂朱杖種種莊嚴諸物皆菩薩博施之具十四無畏

四不思議三十二應皆菩薩濟衆之目也菩薩有大悲無異乎仁者有大欲其感人之深入人之固雖欲不尊而親之信而事之胡能已哉吾嘗又以謂釋迦世尊則如君觀世音菩薩則如相君如堯端拱於上相如舜凡堯之所欲爲皆舜爲之而堯受其成故今凡建大悲懺法壇場者必位世尊南面位大悲菩薩於西而東面行懺法者西向禮菩薩而不禮佛佛端坐而受其成此事可徵也是不獨愚夫愚婦之信之篤而事之誠即賢者智者亦不能不信其理而崇其事矣蘇郡城永定講寺梁

天監初永定法師始建係吳郡太守顧彥先捨宅再興於石晉天福中元至正間有僧九臯聲公來主法席學徒數千人建方丈名海印堂元末張士誠據平江駐兵於寺寺盡燬明洪武間里人黃茂之捐貲重建大雄殿與海印堂自梁至明寺興廢不一詳載姚廣孝記明季寺又盡廢

國初有賢首宗法師微密詮公以重興寺自任偕其徒省公竭力重建大雄殿於殿後建大悲閣閣未克成而廢康熙二十八年詮公之法孫弘方德法師博貫教藏妙行莊嚴爲諸方首念其師未竟

之緒與里中諸善信復營建大悲殿仍閣址也善
士鄭櫛與其子焯倡率爲衆姓先有節婦顧氏捐
貲首倡康熙三十一年某月日殿落成凡殿中所
宜有者咸次第具於是修禮大悲懺法以告終事
法師乞予文記之予惟大悲菩薩之事釋典固極
侈言之矣而未有能知其爲脗合吾儒仁者之事
故於文發明其說以記之康熙癸酉春王上元前
一日橫山葉燮拜撰

積善律院淨因堂碑記

淨因堂者積善律院殿東偏奉三大士之堂也先
是繼燈上人重興積善欲爲專室以奉觀世音菩
薩市成材於某菴中移建於此淨因者即彼處堂
名仍其額也向屬東房東房僧西航慨然讓堂歸
律院律院又仍其舊名而不改也竊謂菩薩以三
十二應應諸有情菩薩蓋不能無所因而應之矣
衆生有三十二種得度以爲之因菩薩以三十二
種分應之而使之成就而得果然則菩薩之應其
因者亦在乎衆生之自有其因而得菩薩之應也

菩薩亦何所庸心哉夫因者果之對待也因不淨
何以得果淨欲得淨果必先淨其因菩薩以三十
二應成就衆生者果也衆生之所以能感菩薩之
三十二種成就者因也孰謂菩薩能無因而使衆
生得果哉夫淨之至必空所空滅而後謂之極果
即菩薩之寂滅現前此果之終事而即不可謂非
因之始事則淨之義大矣廣矣碧公律師屬予記
之不揣其言以爲記

著湖水月菴碑記

長洲縣界東北有澤曰著湖湖旁有村曰著村有
釋氏之宮名水月菴明成化間有拙愚上人創菴
於此其後崇禎時暨國初先後葺而新之今華
山碓菴禪師之嗣法孫荷一實主之恐其久而易
湮也將鐫石以記請余爲文余惟五行天一生水
孔子曰智者樂水乃知天地間事物之智無過於
水而月者水之母也方諸取水於月可徵也水與
月并天地之智備矣而著者又草木之靈能前知
者也今地以產著得名建水月菴其上凡智者之

巳田集 卷七
能事無不萃於此乃創始菴之上人則曰拙愚抑
何相反而不類若此不知智則巧愚則拙天下事
固有用智不能成而愚者能成之恃其巧者不能
守而拙者能守之能成之又能守之斯則可大而
可久宜乎菴之日新而有光也非所稱大巧若拙
大智若愚乎今荷一上人秉華山之禪以興起斯
菴而能藏智於愚斂巧於拙殆與創始之人有同
揆焉菴之建已三百年今益擴而增加之本其人
地之靈以施其愚拙之用非天下之智者乎所謂
不可思議者在爾橫山山人葉燮記

泲溪圓照菴碑記

距吳江縣治之西百餘里地名泲溪溪之水爲茗
雪枝流書曰泲水傲予凡水之逆流者爲泲茗雪
之水自吳興諸山發源西來數百里至此滌洄曲
折襟帶環繞時有若沂而上流者溪名泲所自來
矣臨溪有菴曰圓照四傍古木幽篁叢薄翳翳盡
得此溪之勝宋淳熙中有普照上人結茅於此菴
所始也更元至正中菴廢有上人如玉重建其後
叠興廢不一至明天啓二年菴燬有復元上座奮
起重興之復公道行高卓緇素推重爲紫柏大師

已思集 卷七
入室弟子拮据剏造有年將終召其徒繼遠而語之曰此菴我竭力復舊且有加焉垂成尚虧一篲爾其勉之我得含笑於寂光之下矣繼公兢兢師命早夜以圖於是繕之擴之增之飾之菴之規模數百年來於斯爲盛爲江浙之交名蘭若余惟器世界之萬有日乘除於成毀之中未有成而不毀者亦有毀而復成者成而毀者十之九毀而成者僅十之一舉世之物皆然惟釋氏之宮往往毀而復成則比比而是蓋器世界中之易成者莫如釋氏之宮毀矣必復於成而成且必益盛事有不可

思議者其故有三焉一曰得其地夫營建梵宇其地非山即水必居勝處處勝則易成即毀而人愛其勝必圖新而不終於毀而圓照泮溪得其地矣二曰待其人有創始之人有繼起之人惟有人雖廢而不患乎不興如圓照之建始於普照繼以如玉而盛於復元今繼之以繼遠又繼之以繼公之徒默機月樵輩默機作用精敏月樵爲積善律院碧和尚之大弟子持毘尼爲人天師表吾今而卜圓照刹竿迴標天際而圓照有其人矣三曰善其制惟得其人則規模建立弘室廬廣田疇勤樹藝

已明集 卷七
尚器用垂範於後之子若孫勿稍出入於規制之外此又建立之第一義也而圓照善其制矣三者得而是菴之成而不復毀且益盛者雖與劫無盡可也

一莖菴碑記

凡事與物之必待有所憑藉而起而成者必其起也有因而其成也有自惟其有因有自雖若易與爲功然始之有所藉而興其卒也求其可大而可久則未易言矣是何也以外事言之俗諦有因緣和合之法我世尊常以此教二乘聲聞而最上一乘所以教菩薩法者則以非因非緣非和非合爲第一義勝諦以內事言之則諸法之生非自非他非共非離世尊之告大慧菩薩也於三自性曰緣起曰成且深明之曰緣起無性妙在緣起之性且

無又安得緣起而有憑藉譬之太虛空中初無所憑藉而能有所建立其建立也即三自性中之自性圓成夫而後也乃可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一毫端現寶王刹微塵裏轉大法輪觸着磕着盡是本地風光宜其可久而可大矣郡城東南隅有一莖菴菴主敏悟徹所建菴主生而有佛性初纏俗網後益厭之至年二十八決意出家薙髮受具足戒於積善律院研精律部現比丘尼身而為律師蓋二十餘年矣菴址向屬民房有繼吾周居士畱菴主始住於是後乃稍稍有所

增益菴主乃盡罄其生平鉢貲已復盡變賣其昔日俗姓之田產室廬得二百餘金踵事修葺初不憑藉外物之力而一莖菴之建立於是乎成余乃深歎是菴之緣起以至於圓成也本乎菴主之實心實行皆其三自性中所流出是豈因緣和合自他共離之所得而擬議之者哉菴在郡城其地俗名南園有溪橋流水之勝菴主既建立已於是中閱全藏益嚴密行為遠近崇信云

洞庭東山靈應宮高真堂碑記

道之爲教其事有萬端其名與稱莫可紀極疑其道之至廣而無窮至大而無外者非一言之所可盡也然吾請得一言以盡之曰道之事一天之事而已矣夫凡萬有之事與物無不各有對待而天者其形與器有對待而天之性情與主宰則無對待夫言天則萬有之無不俯而下之者非以其形與器也實爲萬有之所不能齊不敢齊而獨出乎其上者實有其性情主宰之德而其德非萬有之至高而莫與京者乎其高也豈有對待者乎然所

謂性情主宰者在儒之聖人謂之健謂之誠謂之無息在釋之聖人謂之無明盡之數者必盡去其萬有之妄而廻然孤照而獨存者則謂之真真則一一則無對待我故曰道之事一天之事天之事盡於一高而高則盡乎一真而已矣東山岐園鍊師幼而出家學道及長於道笈無所不窺且兼通於儒釋兩家之學謂大道以多岐亡羊多岐不可以學道然不深入乎岐則不能豁然盡去其岐吾知其去乎岐則一乎道一乎道而後能不岐乎高與真也矣乃於東山之南麓築道家之宮其功力

甚鉅且備無不盡其所有事於其傍築室曰高真之堂以爲棲止讌息之所今而後將去其多岐之塗而一息之乎其堂且將并其高與真而亦盡付之岐則高與真之性情主宰且竝不可得吾將與之游乎無何有之鄉名與迹二俱不立其殆與之爲玄同乎岐公曰妙哉旨乎請即以書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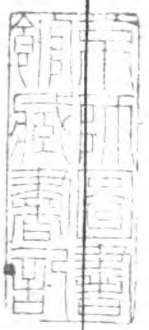
禾郡幻居菴碑記

禾郡城東門外有精藍曰幻居離城可三里許竹木映抱溝澮交錯市廛煙火四面皆去里許真禪隱勝處也其肇始或唐或宋不可知無碑誌可攷在元時爲中峰幻住國師下院攷國師足跡所到處皆以幻居爲名其地又名偃公基亦不知所謂自後屢興屢廢至明萬曆時有禪者文音師重建仍其地與徒了蘊益式擴之歲月有加了蘊恐其徒之不能述也臨歿以授其友道充道充亦不授其徒以讓其友純如純如誅茅葺草丹堊式新傳

其徒西臣自文音師以來代有高德克荷以至於今西臣益踵事而百度咸作雖較諸叢林有大小之殊而莊嚴規製清規肅穆殆將過之予因攷中峰國師名幻住自其行脚以至坐道場其行止皆不離幻以為義中峰為禪宗中興鼻祖然深於教典如般若圓覺楞嚴各有發明以授其弟子天如禪師按般若六如以幻為首圓覺世尊告普賢普眼兩大菩薩深發明幻義楞嚴則觀音大士圓通得如幻三昧然則幻之時義千佛正印無不於此發明中峰國師以幻住而居幻又何疑乎雖然世

尊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幻既離矣可住幻而居幻耶雖然離幻亦幻也即居而離幻於何有圓覺之遠離亦復遠離則居幻離仍未嘗不離幻也何不可之有適西臣開士以是菴之碑記相屬余因發明幻與居之義以告之而為之記

壬午



白田集

卷八

三
三
三
草
堂

